

妈妈 我们永远怀念您

倾诉人:殷志钢 63岁
退休干部 玄武区

今年,是我们亲爱的妈妈去世十周年。十年来,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兄妹对妈妈的思念之情却丝毫没有淡化,妈妈的音容笑貌和熟悉的身影,时时刻刻总是浮现在我们眼前。

妈妈是我们家庭中
党龄最长的党员

妈妈生前是某部队仓库职工,参加工作后,多年如一日,认真负责,不怕吃苦,多次被部队评为先进和五好职工,在同事中口碑极好。文革之前,妈妈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她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中党龄最长的党员。

妈妈常年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瘦削的面庞,忙碌而又能干,我们兄妹都记得,妈妈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星期天还多次主动参加过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和南京火车站的义务劳动,1966年,妈妈被光荣评为南京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

妈妈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以及宽厚待人的品质给我们兄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以后陆续走上工作岗位,积极努力进取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促进作用。

妈妈把唯一的毛衣
拆了给弟弟织毛衣

我们家兄妹有五人,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仅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人日常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们兄妹陆续上学后的费用,使妈妈为当好这个穷家伤透了脑筋,父亲因为工作单位的性质,很少回家,家庭生活的重担基本上压在了妈妈身上。

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奇缺,而我们兄妹正处在生长发育期,每次都喊饿,妈妈往往在煮好一锅稀饭后,总是把稠一些的先捞给我们兄妹,最后盛到自己碗里的就只有半碗几乎看不见米粒的稀饭汤了。她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经常熬夜纳鞋底、做布鞋、缝补衣服,让我们兄妹上学时虽然没有新衣服,却也穿得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记得有一次,弟弟参加学校演出一定要穿毛线衣,可是

家里实在没有,弟弟急得直哭,是妈妈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唯一一件旧毛衣,拆拆洗洗之后,又熬了几夜,织成一件弟弟穿的小毛衣,让弟弟高高兴兴地参加文艺演出。

自然灾害期间,母
亲揭发来历不明的粮票

三年自然灾害,粮票是极其宝贵的。我们兄妹目睹了妈妈面对一捆来历不明的粮票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很少和我们来往的苏北亲戚,突然间寻亲登门,手里提着一个旅行袋,和妈妈寒暄问候之后,竟然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捆粮票,说我们兄妹人多,粮食不够,用以补贴补贴。妈妈当时很惊讶,可是没有多说什么,但立即警觉出这么多粮票肯定是不义之财,不能收。当晚妈妈在稳住这个亲戚的同时,向当地派出所做了反映,过了一会,警察以查户口为名,上门带走了来人,后经审查,破获了一起盗窃国家粮库的重大案件。

还有一次,家里来了个陌生人,自称是父亲的朋友,是来看望小孩的,送来一纸袋油球,那个年代,这散发出香味的油球对我们终日饥饿的孩子有着多大的诱惑啊,可

是妈妈却严厉地警告我们兄妹:一个也不准动。我们硬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一袋油球,望着油渍渐渐滴透的纸袋,谁也没有敢去碰一下。第二天,父亲把这袋油球交给了单位领导处理。

内乱期间,父亲因所谓地下党问题被打成“潜伏特务”,长期隔离审查。在此期间,妈妈也遭受了非议:混入党内的特务家属、假积极、假先进等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更加令人气愤的是,专案组为了给受审查的父亲施加精神压力,三番五次通知妈妈去谈话,以开除党籍要挟她揭发丈夫的问题,最后,居然拿出一份起草好的“离婚报告”,逼迫妈妈在上面签字,以表明自己划清界限。妈妈毫不犹豫地一次次拒绝了专案组的卑鄙伎俩,因为妈妈坚信,自己患难与共的丈夫不是特务。

专案组黔驴技穷,炮制出一场闹剧无法收场,终于蛮横地决定,将父亲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照顾受尽磨难的父亲,妈妈含着眼泪,到单位交了辞职报告。

妈妈的遗愿,要
与党旗为伴

1979年的春天,太阳特



殷志钢(后排左三)和母亲(前排左一)、父亲(前排右一)及家人合影

别的温暖,党的落实政策的阳光普照千家万户,妈妈回到了南京,回到了熟悉的原工作单位,虽然年过半百,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不减当年。

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们家庭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幸福,我们兄妹几人陆续走上了厂长、校长、派出所长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大家庭里,儿辈、孙辈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一个家庭党支部都绰绰有余。在节假日聚会上,我们都敬仰地称妈妈是我们家的“书记”。

病魔是无情的,妈妈操劳一生积劳成疾,特别是拖延多年的肾炎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护理,逐渐恶化为尿毒症。她最后的几年仅靠每周三次血液透析维持生命。700多次透析,如毛衣针般粗的针头一次一次扎进妈妈的血管,看到妈妈憔悴

的病痛,我们兄妹心痛不已。突然有一天,妈妈精神了许多,和我们谈及了后事如何处理,在叮嘱了要照顾好年迈的父亲之后,吞吞吐吐起来,我们再三询问,才知道妈妈要一面她信仰一生、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她相伴。

妈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在一面鲜艳的党旗辉映下,她的遗容是那么慈祥,那么安然。

在妈妈的墓碑上镌刻的是“养育之恩、终身铭记”八个字,这是我们兄妹最真挚的内心告白。

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你在天国生活得愉快吗?在您在天之灵的庇护下,享受着离休待遇的父亲在幸福地安度晚年,我们兄妹将会永远怀念您,亲爱的妈妈!

我与叔叔相聚时难别亦难

倾诉人:孙仁培 68岁
退休工人 江宁区

我与叔叔退休后,在秣陵金华陶瓷公司邂逅,以后又同住一个小区,续接了五十多年前的情缘,后来他叶落归根回乡定居,虽然我们两地分居,但彼此的感情持续至今。

我与叔叔在陶瓷
公司邂逅

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位比我大一点的小男孩,经常在我们家出入,大人们总是让我喊他叔叔,等我长大了一点,才听说他叫杨方喜,已经考上了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南京工作,以后一直没有见过他,甚至他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料1996年5月份,当我受聘于金华陶瓷公司时,在这里与叔叔不期而遇,时隔五十多年,我与叔叔都退休了,却又走到了一块。

在公司我搞财务,具体工作是成本核算,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深深地体会到,要

搞好这项工作必须要了解生产的全过程。恰好叔叔就是抓生产的干部,每天早晨从厂车上下来,他不进办公室,径直到了车间,原料、釉料、动力、机修、包装等各个部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有一次为了解决原料生产上的问题,六十多岁的他竟然精神抖擞地爬上十多米高的喷雾塔,及时排除了故障。他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也为我的核算工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在公司两年多的工作中,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和叔叔住在了
同一个小区

我现在在外港新村的住房,就在那时候在叔叔的参谋下才买的,视野广阔光线好,阳台下还有小运动场。当时他也在这个小区居住,他在八幢,我在十一幢,相距不远,每天一同乘车上下班。1999年底他从金华陶瓷公司辞职回来,而我也提前一年多离开了公司,在东山的几家企业做兼职会计,这就使我有更多接触他的机会。我

家有什么事都离不开他,要更换油烟机,他陪我跑遍了东山的超市和专卖店,我家厨房下水道堵塞,害得他夏天刚冲过澡换了衣服,又忙得满头大汗,满身污水。我们经常为省一点钱一同到超市去排队购买促销商品。

春天我们相约去方山、牛首山、祖堂山爬山,骑自行车到周边去兜风,他喜欢下棋,我就在旁边观阵,茶余饭后又坐在一块聊天,侃大山。在我们之间大到世界形势国家大事,小到家常过日子,无话不谈,除了我月底几天跑单位做账报账外,几乎每天都在一块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分别时我送他一副
楹联

2007年元旦后,有人告诉我,叔叔婶婶要回秣陵老家定居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像掉进了冰窖里,我赶忙去问他,他点点头算是默认了,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也不想走,很长时间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所以迟迟没有对我讲。婶婶也说叔叔什么都放得下,唯独丢不开我。这次要走是因为他在家乡秣陵欣旺

小区分了一套房子,加上同辈兄弟几个以及大儿子、孙子都住在这个小区里,孙子结婚后又喜见第四代人,大家都盼着叔叔回去。

说实在话,我真舍不得他走,但我也不能太自私,所以惋惜的同时又为他高兴,叔叔毕竟年龄大了,在外风风雨雨几十年,叶落归根也是常理。从此,他可以过着子孙满堂、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了。而对我来讲正所谓相聚时难别亦难,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使我不能自拔。

在我们分别的当天我没有去送行,因为我的感情太脆弱,在那种场合怕控制不住自己。只在分别的前一天送去鞭炮表示热烈祝贺,两条糕——糕中夹了400元现金(意事事如意)和一副楹联:上联是“挥泪惜别外港村”,下联是“四世同堂欣旺园”,横批是“乔迁之喜”,以表示难舍难分的心情和对叔叔回归家乡的美好祝愿。当晚他敲开我家的门坚决把钱退还给我,回敬了我一个用金元宝礼盒装着的糖果,哽咽着对我说:其实你送的那副楹联我已很满意了。灯光下我瞥见叔叔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

分别后,叔叔仍然
经常帮助我

叔叔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修车的小吴有事外出,他替他守摊点,生意忙了他也能帮一把,什么扒胎、补胎都能干。从梅山退休回来的老武自己动手拆洗油烟机,等清洗好了却还不了原,叔叔听说后跑去琢磨了一会,三下五除二就替他安装好了。开发区有个厂生产了一台机器要出口,但机身较大,难以起吊装车,有人慕名找到叔叔,他二话不说跟着人到了厂里,忙活了整整一天,安然无恙地把机器起吊运走,而且不肯要分文酬劳。所以小区里熟悉他的人都叫:有困难,找老杨!只要能做到的事,他都会帮忙做好。

对于叔叔的离别大家都很难过,但我却仍然能不断地得到他的关怀。我妻子颈椎有毛病,去年初冬,我们在秣陵诊所里看到一台吊颈器,看似简单,但自己制作不起来,叔叔听说后带了纸、笔和卷尺,记录了尺寸和各个部位的角度,在家绘制了一张很精确的图纸。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驱车数十里,从秣陵来到我家,带着我跑了几家五金建材店,买了钢

管、滑轮等材料,请人烧电焊,制成了一台颈椎牵引器,我妻子一直使用到现在,既省钱又管用。

到了秣陵,我第
一个去的就是叔叔家

叔叔还经常请人给我捎一些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养生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人生的文章,我也效仿他,如法炮制,把这样一类的文章搜集起来带给他,并且把他走后,东山街道的变化,诸如:中国女人街新开了一家华联超市,我们购物如何方便啦,体育场改建成了体育公园后如何热闹啦,新建的天印公园如何美丽壮观,而且已经对游人开放啦等等,都及时打电话告诉他,让他分享这种快乐。

秣陵是我的故乡,也是我原来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同事,有时候回去探亲访友,下车后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叔叔家,我不用带任何礼物,因为带礼物他会不高兴,甚至把你拒之门外,看到他生活还是那样简朴,身体还是那样硬朗,打心眼里高兴,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祝愿我们的这种感情持续至今。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binsheng@126.com;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